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生活的刻度

尚丽娥



父亲的梦想

许海利



夏夜的风裹着白日未散的暑气，黏稠地淌过巷口。路灯下，几个老人摇着蒲扇，竹椅咯吱作响，闲话像水盆里浸着的西瓜籽，零碎却饱满。我坐在一旁的水泥台阶上，指尖无意识划过地面粗粝的沙粒，忽然觉得日子原来是有刻度的——它就藏在这些被烟火熏染的褶皱里。

巷尾修车摊的老张，便是其中一道深痕。他的摊子不过一张瘸腿木桌、几只斑驳铁皮箱，却总聚着人。那日我推着泄了气的旧单车去，见他正俯身对付一辆三轮车的链条。油污浸透他指缝的沟壑，如墨线勒入大地。扳手在他手里驯服地转动，链条咬合齿轮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脆响，像钥匙旋开了锁。“成了！”他直起腰，抹了把汗，脸上沟壑里便浮起一层油亮的笑意，“车跟人一样，不能光使唤，不养护”。日光斜切过他花白的鬓角，在油渍斑驳的水泥地上投下一道弯曲的影。他递过一杯浓茶，絮叨起年轻时如何踩着这辆三轮走街串巷收废品，养活了一大家子。“累？哪有不累的营生！可听着硬币落进铁皮罐子叮当响，心里就瓷实。”那叮当声，是他生命年轮里最硬的质地。

生活的刻度，有时也腌渍在时间的瓦缸里。母亲今秋又搬出那口粗陶大缸，准备腌渍酸菜。碧玉般的白菜洗净、晾晒，在院中铺开一片素净的云。她佝偻着腰，一层白菜一层粗盐，手劲沉稳地按压下去。盐粒在叶脉间簌簌滚落，像细碎的星子坠入深潭。“得压实喽，不然气一窜，味儿就浮了。”她低声念叨，仿佛在传授某种古老的生存法则。我蹲在一旁，看酸菜在缸中渐渐沉实，空气中浮动着植物汁液与盐粒交融的微酸气息。这气息缠绕着童年——隆冬的火炉边，一碗热腾腾的酸菜粉条上桌，白汽氤氲

我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，他没有多少文化，却始终怀揣一个滚烫的梦想——盼着我能跳出“农门”，改写世代务农的命运。

过去农村孩子想出人头地，考学和当兵是两条公认的“金光大道”。父亲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我的学业上。每天放学，别人家孩子背着竹篓去割猪草，或是在田埂间帮忙插秧，而我只需在斑驳的书桌上铺开书本，安静地学习。父亲总把热气腾腾的搪瓷缸推到我手边，粗糙的指节敲着桌面：“将来考上大学，比现在掰十亩玉米地都强！”

在父亲近乎严苛的监管下，家里白墙上贴满红黄相间的奖状，阳光斜照时，那些烫金的字会在父亲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他逢人便拍着胸脯：“我家小子半条腿已经跨进大学门槛喽！”那时的我不懂，父亲眼里闪烁的，是一个农民对知识殿堂最虔诚的仰望。

然而，当我背着行李走进县城高中，远离父亲的目光，就像断线的风筝。课本下藏着武侠小说，笔记本上画满涂鸦，深夜翻墙去网吧打游戏，周末跟着同学溜旱冰、逛集市，旷课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次回家，面对父亲期待的眼神，我总能编出漂亮的谎话：“爸，这次模考又进年级前十了！”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，转身就把这话传给左邻右舍。

直到高考放榜那天，命运的巴掌重重打在父亲脸上。我捏着衣角站在父亲面前，喉咙像塞了团棉花：“爸……我没考上。”父亲手里的搪瓷

里，母亲冻得通红的鼻尖和满足的喟叹，便是抵御严寒的盾牌。如今她手指被盐水泡得发白发皱，却依旧固执地重复这道仪式，仿佛要将整个沉甸甸的秋光与对土地的信赖，一同封存进这微酸的汁液里。那咸酸，是岁月窖藏的底气。

前几日街头偶遇的卖花人，则在我心上刻下一道意外的亮色。天桥拐角，一位盲者席地而坐，脚边竹篮里挤着几束姜花，雪白花瓣薄如蝉翼，香气清冽如山中晨露。行人步履匆忙，少有人驻足。我买下一束，他摸索着递来，指尖准确无误地触到我的手心。“今早刚摘的，沾着露水呢。”他笑，空洞的眼窝朝向虚空，却似盛满了晴空。闲聊中得知，花是邻家阿婆见他艰难，每日清晨从自家小院剪了送来，不收分文。“我看不见光，可闻得见花香，听得见买花人脚步里的轻快。”他粗糙的手指拂过柔嫩花瓣的动作，温柔得像触摸一个易碎的梦。这束姜花插在书桌旧瓷瓶里，兀自盛放了三天。香气散尽时，枯萎的花瓣仍固执地卷曲着，像一句未说完的话。原来深渊边缘，亦能种出皎洁的光。这幽香，是穿透黑暗的韧性。

夜渐深，纳凉的人声散去。抬头望见银河如练，横贯墨蓝天幕。想起张福青老人用粉笔在自家斑驳院墙上写下的字迹：“人要常存乐观主义，人生乐观、身心健康……”那歪斜的笔画，是向虚空投掷的锚，稳稳勾住寻常日子的底。生活何曾许诺过宏大叙事？它的真相，不过是扳手拧紧的链条，是盐粒揉搓的菜叶，是黑暗里递出的一束姜花。正是这些微小而坚韧的刻度，标记着我们活过的痕迹，并在无数个平淡的黄昏，汇聚成足以点燃星空的暖意。

缸“当啷”摔在地上，茶水在青砖上蜿蜒成丑陋的形状。他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有愤怒、失望，更多的是一种被命运愚弄的茫然。那一夜，他佝偻着背坐在门槛上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像极了他破灭的希望。

之后的日子，父亲仿佛老了十岁。他不再主动和人攀谈，整日闷头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连咳嗽声都透着无力。母亲红着眼眶劝我：“出去打工吧，等你爸缓过劲来……”我逃也似的收拾行李，踏上开往工地的大巴。钢筋水泥间，我笨拙地搬砖、和水泥，汗水浸透的工服结出盐霜。工友的呵斥声里，我终于读懂了父亲掌心的老茧，读懂了他那些年咽下的苦。

半年后，父亲捎来口信。再见到他时，我几乎不敢认——曾经挺直的脊梁弯成了问号，两鬓白发肆意生长，连往日洪亮的嗓音都沙哑了。他摩挲着茶杯，半晌才开口：“村里开始征兵了，在部队还能考军校……”他没说完的话，被窗外的蝉鸣填满。

我攥紧报名表，把父亲的梦想一起塞进背包。军营里，凌晨五点的训练场结着薄霜，战术训练时碎石子硌得膝盖生疼，可每当我想放弃，就会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。熄灯后的学习室里，我就着应急灯啃书本，笔尖沙沙声混着远处的军号，织成通往梦想的路。

天道酬勤，第二年秋天，我收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。捧着那张烫金的纸，恍惚又看见多年前，父亲指着墙上的奖状，眼里闪着光：“我家小子，将来必有出息！”



夏雨洗心录

瞿杨生

夏夜沉沉，暑气郁结成一场待落的雨。我躺在竹席上辗转反侧，汗水浸透了后背。窗外蝉鸣时断时续，如一根绷紧的琴弦，在闷热的空气里颤动。

想起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使志无怒，使气得泄。”这满心的躁意，却随着气温节节攀升。空调的冷风呼呼作响，反倒让皮肤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手机屏幕亮了又暗，各种消息提示音此起彼伏，像一群聒噪的知了，吵得人不得安宁。

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涩，我索性关掉它。黑暗中，耳朵忽然变得敏锐——窗外隐约传来几声蛙鸣，像极了乡下夏夜的调子。记忆便这样漫上来：小时候在乡下，夏日难眠时，祖母总会说：“等雨来。”她粗糙的手掌轻摇蒲扇，一下一下，不急不缓。那时不懂，如今想来，那等待的过程，本就是养心的修行。

雨声渐渐织成一张细密的网。东面空调外机上，雨滴敲出清越的“叮咚”；西窗外的梧桐叶间，雨水摩挲出沙沙的私语；最是檐角那一串水珠，不紧不慢地滴落，在水泥地上绽开一朵朵转瞬即逝的花。这些声音此起彼伏，却又和谐统一，宛若一支即兴演奏的夜曲。

古人说“上善若水”，这夏夜的雨，不正演示着水的智慧？它不疾不徐，却能润物无声。我想起诊脉的老中医说过：“心火旺时，不妨听听雨声。”原来最古老的养生之道，就藏在最寻常的自然韵律里。

雨停了。推开窗户，夜风送来泥土的芬芳。积水的洼地里，月光化作流动的银河。我不由伸手，接住一片飘落的梧桐叶，叶尖还悬着一颗将落未落的雨珠，在月光下晶莹剔透。

夜深合上窗时，忽见笔记摊开在案头，墨迹未干的纸上写着：“夏雨洗心，不过是一场与天地共修的呼吸。”叶尖的雨珠忽然坠落，在月光里划出一道银线。远处，新的蝉声轻轻响起，竟也带着水洗过的清亮。